那几年，在一中

时光荏苒，不知不觉又到了年关。长时间杳无音讯的老同学开始频繁联络，彼此寒暄问候，打听对方什么时候回家，看看有没有机会一起聚聚喝两盅，一起回忆十六七岁的我们，一起回忆我们的十六七岁。往事在人生的长河中如同风吹沙，我们握不住那段年华，终究随风而去，彻底将我们抛下；虽然已经毕业十几年了，很多人很多事也模糊了，但是当我想起在一中的那几年的时光，嘴角依然会情不自禁上扬。

和影视剧以及绝大部分人印象中的高中可能不一样，一中校园基本上对外完全开放，任何人都可以进出。在学生管理方面，一中也挺自由；在校外租房子不需要任何手续，在报名的时候不交住宿费即可。高一高二的时候班里还有些同学选择住校，到了高三以后，美其名曰高三学习压力大，不想睡觉受同学影响，一个班里80几个同学，基本没有同学住校了。庞大的校外租房群体，促使校内校外的餐饮业高度发达；平时最受同学们欢迎的是小炒，天气冷些的时候，则火锅更畅销一些。就像解决数学中的最优化问题，如何用最少的钱，吃最多的菜，不到一周就被同学们玩的明明白白。解决方法就是大家吃饭的时候几个小伙伴一起，每人选不同的菜，然后大家拼桌，就像吃席一样，吃了几次，给一家的菜吃遍了，就换另外一家。如此循环往复，校内校外，吃个几轮，也该放假了。像所有的学校一样，一中也有食堂，而且是两个，不过一中的食堂，印象中，没有怎么听说同学去吃过。

一中对学生是完全放任不管的，学生的管理工作，就需要班主任来落实。一中的班主任老师大部分都是刚毕业的热血男儿，也都很有个性。有的班主任和学生在班里打架，结果打输了，还当着全班同学的面道歉；有的班主任被学生逼在墙角问有没有女朋友；有的家里条件好的班主任指着自己的手腕给学生说，穷鬼才用手机看时间，有钱人都是戴手表的；长相帅气的班主任收到女学生的求爱信也不少；更离谱的是，有的班主任管理太严格，下课后被几个学生给打住院了。我们班主任是周宗岳老师，洛阳人，个头不高，差不多173左右的样子，有点黑，胖胖的，教我们物理。周老师是我现实中第一个接触到北边人，开班会或者私下和我们聊天的时候，他会时不时的说几句他们那边的方言，我才第一次意思到，原来北边人说话，和我们不一样，真的和电视里小品一样，总是忍不住的想笑。

河南从08年开始，进行课改，高考启用新课标，具体和以前有什么区别，现在想想，好像也没有什么区别，唯一的区别就是往届都是高一上学期结束以后就进行文理分科分班，而我们这届比他们晚了半年，高一结束才进行分科分班。高一我被分在11班，班主任是刚从信阳师范学院毕业的学生，可能第一次带学生没有什么经验，加上我们班的同学都比较有个性，经过一年大家的共同努力，我们班成绩全校倒数第一，分科分班时自然而然的被打散了。高二我被分到了4班，是在以前高一27班选择理科同学的基础上加上被打散的班级扩充组成的新班级；后来我们班考倒数第一的时候，同学们都起哄说怨以前27班同学基础太差了。按照学校的惯例，分科分班以后，就不会再分班了；所以，我们高二高三都是4班，大家同学两年，直到高考毕业。

从早上6点50到晚上10点40，班里最安静的时候是早自习下课和中午午休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地上掉根笔都会打扰到大家的睡眠，引起大家的不满。当任课老师把大家从睡梦中叫醒，苏醒的还有大家对学习以外的热情。大家分享自己的各种经历经验，然而每个经历和经验又和学习无关。在大家的意识里，晚自习就是休息的时间。吃完晚饭以后，就有同学开始游说，后来觉得游说不能体现大家的格局，就改为融资，A轮结束后不够，那就继续B轮，C轮；融资后的资金分为三部分，一部分去校门口称花生瓜子，一部分

时光在十六七岁的我们身上打个结，缝个扣；突然有天发现，时间久了，结松了，扣丢了；看着若隐若现的褶皱，微微的笑着摸了摸头，想着那时我们同窗陪在彼此左右，一起看的日出日落，一起共度的两个春秋。